

第一輯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新會梁啓超著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

第一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
 各界慰問督望遠圖恢復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
 困不敢不勉為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諒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五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九八三)

梁任公
 學術講演集第一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 者 梁 啓 超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目錄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一
我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	四三
美術與科學	五三
評非宗教同盟	六五
情聖杜甫	八一
佛教心理學淺測（從學理上解釋「五蘊皆空」義）	一〇九
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	一四七

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輯

新會梁啓超著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在北京大學爲哲學社講演)

一

近年有兩部名著，一部是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部是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哲學界裏頭能數有這樣的產品，真算得國民一種榮譽。兩位先生的精神，可謂根本不同，差不多成了兩極端；然而我對於他們，各有各的佩服。他們都也曾要求我對於他的大著切實批評；我讀這兩部書的時候，也隨時起了許多感想。但苦於沒有時候把他聚攏寫

梁任公先生學術講演集 第一輯

出來；這回乘哲學社講演之便，我很願意將我所見提出來和諸君討論，並求兩先生指教。

今日先批評胡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但批評之前有三件事應該聲明：

第一：批評和介紹不同：介紹，只要把這書的要點和好處提掇出來便行了；批評，不單是如此，是要對於原書別有貢獻。胡先生這部書，治哲學的人大概都讀過，都認識他的價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維話來介紹；所以我只是把我認為欠缺或不對的地方，老實說出。

第二：我所批評的，不敢說都對；假令都對，然而原書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減損；因為這書自有他的立腳點，他的立腳點很站得住；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銳敏的觀

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

第三：我所講的。有時溢出批評範圍以外；因為我有些感想。沒有工夫把他寫出來。趁這機會。簡單發表一發表。

又原書還有許多小節，和我意見不相同的，因時間限制，只好省略了。

二

凡學問上一種研究對象，往往容得許多方面的觀察，而且非從各方面觀察，不能得其全相。有價值的著作，總是有他自己特別的觀察點。批評的人，儘可以自己另外拿出一個觀察點來，或者指駁那對手的觀察點不對；然而總要看定了人家的觀察點所在，而且絕對的承認他相當之價值。胡先生觀

察中國古代哲學，全從『知識論』方面下手；觀察得異常精密。我對於本書這方面，認為是空前創作；其間想替他修正之處很有限，而且非批評的焦點。我所要商量的：是論中國古代哲學，是否應以此為唯一之觀察點？這觀察點我雖然認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專從這方面論他的長短，恐怕有偏宕狹隘的毛病。

胡先生專從時代的蛻變，理會出學術的系統，這是本書中一種大特色。我們既承認他的方法不錯，那麼，對於各時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種思想的來龍去脈，應該格外慎重審查。我對於本書這方面，覺得還有些疏略或錯誤之處，應該修正。

胡先生是最尊『實驗主義』的人，這部書專從這方面提

倡，我很認爲救時良藥。但因此總不免懷着一點成見，像是戴一種著色眼鏡似的，所以強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時免不掉。本書極力提倡『物觀的史學』，原是極好了；我也看得出胡先生很從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盡脫却主觀的臭味。我也知道這件事很難；（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對於『學問成家數』的胡先生，我們總要求他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這是我對於這書的總批評，以下分段別論。

三

這書第一個缺點。是把思想的來源抹殺得太過了。著者倡『諸子不出王官』之論。（原書附錄）原是很有價值的創說：像劉歆班固那種無條理的九流分類。每流硬派一個官爲他所自出。自然是不對。但古代學問。爲一種世襲智識階級所

專有。是歷史上當然的事實；既經歷許多年有許多聰明才智之士在裏頭，自然會隨時產生新理解；後來諸子學說，受他們影響的一定不少。胡先生曾說，「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三五葉）這話很對；可惜我們讀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覺得老子孔子是『從天上掉下來』了。胡先生說哲學勃興的原因，就只爲當時長期戰爭，人民痛苦，這種論斷法，可謂很淺薄而且無稽。次段更加詳辯。依我看來，夏商周三代——最少宗周一代——總不能說他一點文化沒有；詩書易禮四部經，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裏頭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給後來哲學家不少的貢獻；乃至各書所引夏志商志周志以及周任史佚：等先民之言論，許多已經後來哲學問題引起端緒。大抵人類進化到某水平綫以上，自然會想到『

宇宙是什麼』『人生所爲何來』『政治應該怎麼樣』……種種問題，自然會有他的推論，有他的主張，這便是哲學根核。

例如人類該怎樣的利用自然適應自然，這是我們中國人幾千年最刻意研究的問題，這問題決非起於老子孔子；像詩經說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號斯言，有倫有脊』；書經說的『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易經爻辭說的『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直方大』，『觀我生進退』，『不遠復，无祇悔』……等等，都含有哲學上很深的意義；左傳國語裏頭所記賢士大夫的言論，也很多精粹微妙之談；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這種熏習，得許多素養，纔能發揮光大成一家之言；胡先生一概抹殺，那麼，忽然產生出孔老，真是他所說的『哲學史變成了靈異記神秘記了』

「胡先生的偏處·在疑古太過；疑古原不失爲治學的一種方法·但太過也很生出毛病；諸君細讀這書·可以看出他有一種自定的規律·凡是他所懷疑的書都不徵引·（但有時亦破此例下文再論）所以不惟排斥左傳周禮·連尙書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講古代史·若連尙書左傳都一筆勾消，簡直是把祖宗遺產蕩去一大半！我以爲總不是學者應採的態度。又如管子這部書·胡先生斷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贊成；若說管仲這個人和後來法家思想沒有關係·我便不敢說；胡先生說『管仲是實行的政治學家·不是法理學家』·（三六三葉）請問！難道實行政治家就不許他發明些少法理嗎？管子書中許多奧衍的法理·我絕對承認是由後人引申放大；但這種引申放大的話·爲什麼不依託令尹子文·不依託狐偃趙衰·不依託子產·獨獨

依託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這種思想淵源，一定有些瓜葛。我對於孔老以前的哲學，拿這種態度來觀察他，以為必如此纔能理出他的來龍去脈，不知胡先生以為何如？

四

這書第二個缺點，是寫時代的背景太不對了。胡先生對於春秋以前的書，只相信一部詩經；他自己找一個枯窘題套上自己，所以不能不拿詩經的資料作唯一的時代背景。殊不知詩經的時代，在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這還是照原書三六葉所推算的，其實書中所引諸詩，有許多恐怕年代更在前。）豈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會來做現在的背景嗎？何況講古代哲學，自當以戰國為中心，戰國學術最盛時，上距孔子又二百多年了；胡先生拿采薇大東伐檀碩鼠諸詩，指為憂時的孔墨，厭

世的莊周·縱欲的楊朱，憤世的許行……思想淵源所從出·簡直像是說辛幼安的摸魚兒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適之的哲學史大綱有什麼聯絡關係·豈不可笑？胡先生亦自己知道有些牽強·所以只說個『懷胎時代』·（但那篇名却標的是『哲學發生時代』）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時代的背景·自然比懷胎時代尤爲緊要·爲什麼把次要的說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說了昵？懷胎一直懷了兩三百年·爲什麼老產生不下來？兩三百年後·爲什麼忽然便會產生呢？這都是史學上極要關鍵·胡先生沒有給我們一個答案·我們不能不失望。

胡先生專宗淮南子要略·說：『諸子之興皆因救時之敝』·所以他書中第二篇·講了許多政治如何腐敗·社會如何黑暗·就是因這種時勢的反動·就把後來各派哲學產生出來。

他所講的時勢狀況對不對，已經很是問題。據我看來，內中一部分，總不免有些拿二十世紀的洋帽子，戴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國詩人的頭上。讓一步說，算是那狀況都對了，恐怕胡先生的結論，還不能言之成理：頭一件：古代社會交通甚笨，結合甚鬆，一個地方的腐敗黑闇，不容易影響到別個地方；你看，這一兩年內，湖南湖北陝西等地，鬼哭神號，北京南京，還是絃歌不輟，上海天津一樣的金迷紙醉；現在尙且如此，何況古代？拿某處所采幾首詩，代表完了全社會現象，怕有點不妥吧？第二件：原書所舉詩人時代三百年，誠然是腐敗黑闇；但腐敗黑闇，怕不止這個時代吧？前乎此者怎麼樣？難道胡先生真信文武成康是黃金時代？他說的『長期戰爭，喪亂流離』，並起自此時，唐虞三代的部落爭鬭，比春秋前後的慘痛，只有增

加斷無減少。後乎此者怎麼樣？史籍上很可考見，更不必多

說了。然則胡先生所列舉四種現象——所謂「一。戰禍連年

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銷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

四。政治黑闇百姓愁怨」。（四二葉）除却第二種稍帶點那時

代的特色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

爲什麼別的時代都不結哲學胎，單在這時代結胎呢？第三件

：拿政治腐敗社會黑闇當作學問發生的主要原因，這種因果理

法，我實在不懂；據我所見，凡屬波瀾壯闊的學術，倒是從政

局較安寧社會較向上的時候產生出來；這種證據，下文再說。

第四件：應時救弊，自然不失爲學說發生之一種動機；但若

說舍此別無動機，那却把學術的門庭太看窄了；爲活動而活動

爲真理而求真理，確是人類固有的良能；哲學這件東西，格

外帶有『超時間』的意味；胡先生的學風，最尊效用，所以把各家學派都看成醫病的藥；其實他們所說的，一小半固然算得藥方，一大半還是他們認作自己受用的家常茶飯；所以拿『救時之敵』四個字來概括他，我覺得不對，

依我說：研究當時社會背景，推求諸子勃興的原因，當注意下列各事：

（1）自周初封建以來，社會上智識階級，積有宏富的素養，經四五百年到春秋戰國之交，有文化大發展之可能性。

（2）西周時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後，漸為地方的分化發展，文化變成多元的。

（3）境內之夷蠻戎狄，次第被滅或被同化，民族之外